五種遺規

教女遺規序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傅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為之教針黹備裝奩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為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植倫紀者倘平時更以俗言俚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其為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

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為女出嫁為婦生子為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為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間亦粗知文義即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兄子弟為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而一

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為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乾隆七年九月既望桂林陳宏謀題於西江使署

溫氏母訓

史搢臣願體集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王朗川言行彙纂　女訓約言

教女遺規卷之上

桂林陳宏謀輯

曹大家女誡 有序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穀成人。長兄班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上之。次兄班超。入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書。乞賜兄歸老。和熹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為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

疏恩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謹按大家身都貴冑博極羣書完節撫孤復能為兄上書為兄續史時皇后諸嬪皆師事之誡巾幗中丈夫也今觀其所以誡女者始之以卑弱終之以謙和大要以敬順為主總

無一語及於外政。則女德之所尚。可知矣。至
於近世女子。好華飾趨巧異。幾幾乎以四德
爲詬病。今所論德言容功。乃在此不在彼。尤
可謂對症良劑也。懲驕惰於未萌。嚴禮法於
未墜。貴賤大小。莫不率由。以是爲百代女師
可也。故列諸卷首。以爲教女者則焉。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
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
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
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不

孫務。有惡莫辭。不自飾非。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音極煩重也。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

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為則哉。

敬順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音汪瘦弱也。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惟恐強猛。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為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

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

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音管換皆洗也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

有愆尤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得夫之意）是謂永畢。（和諧畢世）失意一人，（失夫之意）是謂永訖。（訖止也，夫婦乖離盡於此也）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

離者。有恩於人。人反離之。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音否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順從舅姑。如影隨形。聲應聲。自得歡心。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

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可以截金鈇。同心之言。其臭也氣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惷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音子謗言也。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

乃榮辱之本。而顯（顯揚）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蔡中郎女訓　名邕字伯喈東漢人

謹按女子自離提抱無論富貴貧賤鮮不日有事於盥洗梳櫛者也此編以修容喻修身因其所共曉而導以所未明即其所習為而責以所未能眼前指點何其親切而有味也女子雖至愚三復斯訓能不攬鏡而有悟乎

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覧照拭面面宜潔則思其心之潔也傅粉粉宜調和則思其心

之和也。加粉。（粉宜鮮明。）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髮宜潤澤。）則思其心之潤也。用櫛。（櫛以理亂絲。）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髻宜端正。）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鬢宜整齊。）則思其心之整也。

宋尚宮女論語

宋若昭。貝州人。世以儒聞。父棻。好學。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慧美能文。若昭文詞高潔。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名世。若華著女論語。若昭申釋之。唐貞元中。詔入禁中。試文章。論經史。俱稱旨。若昭以曹大家自許。帝嘉其志。稱爲女學士。拜內職。官尚宮。掌六宮文學。兼教諸皇子公主。皆事之以師禮。號曰宮師。

謹按若華託曹大家之意。集爲女訓。名曰女論語。其妹若昭申釋之。夫論語。聖賢問答之言也。可與之並列乎。然吾觀曲禮內則所載。葱渫酒漿。紛帨刀礪。纖悉具備。蓋至道不離乎居室日用之常。而聖賢垂訓。無非欲人言動舉止。悉合於當然之則。論語二十篇。亦豈

在高遠哉。茲編條分縷晰。便於誦習。言雖淺俚。事實切近。嫗媼孩提。皆可通曉。苟如斯訓。亦不愧於婦道矣。

立身章第一

凡為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為人。

學作章第二

凡為女子。須學女工。紉麻緝苧。粗細不同。車機紡織。

切勿匆匆。看蠶煮繭。曉夜相從。採桑摘柘。看雨占風。滓濕即替。寒冷須烘。取葉飼食。必得其中。取絲經緯。丈疋成工。輕紗下軸。細布入筒。綢絹苧葛。織造重重。亦可貨賣。亦可自縫。刺鞋作襪。引線繡絨。縫聯補綴。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莫學懶婦。積小痴慵。不貪女務。不計春冬。針線粗率。為人所攻。嫁為人婦。恥辱門風。衣裳破損。牽西遮東。遭人指點。恥笑鄉中。奉勸女子。聽取言終。

學禮章第三

凡為女子。當知禮數。女客相過。安排坐具。整頓衣裳。輕行緩步。斂手低聲。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敘。

答問殷勤。輕言細語。備辦茶湯。迎來遞去。莫學他人。擡身不顧。接見依稀。有相欺傲。如到人家。當知女務。相見傳茶。即通事故。說罷起身。再三辭去。主若相留。禮筵待遇。酒畧沾唇。食無叉筯。退盞辭壺。過承推拒。莫學他人。呼湯呷醋。醉後顛狂。招人怨惡。當在家庭。少游道路。生面相逢。低頭看顧。莫學他人。不知朝暮。走遍鄉村。說三道四。引惹惡聲。多招罵怒。辱賤門風。連累父母。損破自身。供他笑具。如此之人。有如犬鼠。

早起章第四

凡為女子。習以為常。五更雞唱。起着衣裳。盥漱已了。隨意梳粧。揀柴燒火。早下廚房。摩鍋洗鑊。煮水煎湯。

隨家豐儉。蒸煮食嘗。安排蔬菜。炮豉舂薑。隨時下料。甜淡馨香。整齊碗碟。鋪設分張。三飡飽食。朝暮相當。莫學懶婦。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猶未離床。起來已晏。却是慚惶。未曾梳洗。突入廚房。容顏齷齪。手腳慌忙。煎茶煮飯。不及時常。又有一等。鋪餟爭嘗。未曾炮饌。先已偷藏。醜呈鄉里。辱及爺娘。被人傳說。豈不羞惶。

事父母章第五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熱則扇涼。饑則進食。渴則進湯。父母檢責。不得慌忙。近前聽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過從長。父母言語。莫作尋常。遵依教訓。不可強梁。若有不諳。細問無妨。

父母年老。朝夕憂惶。補聯鞋襪。做造衣裳。四時八節。孝養相當。父母有疾。身莫離床。衣不解帶。湯藥親嘗。禱告神祇。保佑安康。設有不幸。大數身亡。痛入骨髓。哭斷肝腸。劬勞罔極。恩德難忘。衣裳裝殮。持服居喪。安埋設祭。禮拜家堂。逢周遇忌。血泪汪汪。莫學忤逆。不敬爹娘。纔出一語。使氣昂昂。需索陪送。爭競衣裝。父母不幸。說短論長。搜求財帛。不顧哀喪。如此婦人。狗彘豺狼。

事舅姑章第六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門。合稱新婦。供承看養。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覩。不敢隨行。不敢對語。

如有使令。聽其囑咐。姑坐則立。使令便去。早起開門。莫令驚忤。灑掃庭堂。洗濯巾布。齒藥肥皂。溫涼得所。退步堦前。待其浣洗。萬福一聲。即時退步。整辦茶盤。安排匙筯。香潔茶湯。小心敬遞。飯則軟蒸。肉則熟煮。自古老人。齒牙疏蛀。茶水羮湯。莫教虛度。夜晚更深。將歸聽處。安置相辭。方回房戶。日日一般。朝朝相似。傳教庭幃。人稱賢婦。莫學他人。跳梁可惡。咆哮尊長。說辛道苦。呼喚不來。饑寒不顧。如此之人。號為惡婦。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

事夫章第七

女子出嫁。夫主為親。前生緣分。今世婚姻。將夫比天。

其義匪輕。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
夫有言語。側耳詳聽。夫有惡事。勸諫諄諄。莫學愚婦。
惹禍臨身。夫若出外。須記途程。黃昏未返。瞻望相尋。
停燈溫飯。等候敲門。莫學懶婦。先自安身。夫如有病。
終日勞心。多方問藥。遍處求神。百般治療。願得長生。
莫學蠢婦。全不憂心。夫若發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讓。
忍氣低聲。莫學潑婦。鬬鬧頻頻。粗絲細葛。熨貼縫紉。
莫教寒冷。凍損夫身。家常茶飯。供待殷勤。莫教饑渴。
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貧。死同葬穴。生共衣衾。
能依此語。和樂琴瑟。如此之女。賢德聲聞。

訓男女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亦在於母。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儀。吟詩作賦。尊敬師儒。束脩酒脯。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來。喚去便去。稍有不從。當加叱怒。朝暮訓誨。各勤事務。掃地燒香。紡麻緝苧。若在人前。教他禮數。莫縱嬌癡。恐他啼怒。莫縱跳梁。恐他輕侮。莫縱歌詞。恐他淫污。莫縱遊行。恐他惡事。堪笑今人。不能為主。男不知書。聽其弄齒。鬬鬧貪杯。謳歌習舞。官府不憂。家鄉不顧。女不知禮。強梁言語。不識尊卑。不能針指。辱及尊親。有玷父母。如此之人。養猪養鼠。

營家章第九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勤則家起。懶則家傾。儉則家富。奢則家貧。凡為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計。惟在於勤。一年之計。惟在於春。一日之計。惟在於寅。奉箕擁帚。灑掃灰塵。撮除邋遢。潔靜幽清。眼前爽利。家宅光明。莫教穢污。有玷門庭。耕田下種。莫怨辛勤。炊羹造飯。饋送頻頻。莫教遲慢。有悞工程。積糠聚屑。喂養孳牲。呼歸放去。檢點搜尋。莫教失落。擾亂四鄰。夫有錢米。收拾經營。夫有酒物。存積留停。迎賓待客。不可偷侵。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禾麻菽麥。成棧成囷。油鹽椒豉。盎甕裝盛。猪雞鵝鴨。成隊成群。四時八節。免得營營。酒漿食饌。各有餘盈。夫婦享福。懽笑欣欣。

待客章第十

大抵人家。皆有賓主。滚滌壺瓶。抹光橐子。準備人來。點湯遞水。退立堂後。聽夫言語。細語商量。殺雞為茶。五味調和。菜蔬齊楚。茶酒清香。有光門户。紅日含山。晚留居住。點燭擎燈。安排卧具。欽敬相承。溫涼得理。次晓相看。客如辭去。酒飯殷勤。一切周至。夫喜能家。客稱曉事。莫學他人。不持家務。客來無湯。慌忙失措。夫若留人。妻懷嗔怒。有筯無匙。有鹽無醋。打男罵女。爭啜爭哺。夫受慚惶。客懷羞懼。有客到門。無人在户。須遣家童。問其來處。當見則見。不見則避。敬待茶湯。莫缺禮數。記其姓名。詢其事務。等得夫歸。即當說訴。

奉勸後人。切依規度。

和柔章第十一

處家之法。婦女須能。以和為貴。孝順為尊。翁姑嗔責。曾如不曾。上房下戶。子姪宜親。是非休習。長短休爭。從來家醜。不可外聞。東隣西舍。禮數週全。往來動問。款曲盤旋。一茶一水。笑語忻然。當說則說。當行則行。閑是閑非。不入我門。莫學愚婦。不問根源。穢言污語。觸突尊賢。奉勸女子。量後思前。

守節章第十二

古來賢婦。九烈三貞。名標青史。傳到如今。後生宜學。勿曰難行。第一貞節。神鬼皆欽。有女在室。莫出閒庭。

有客在户。莫露聲音。不談私語。不聽淫音。黄昏來往。秉燭掌燈。暗中出入。非女之經。一行有失。百行無成。夫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家持業。整頓墳塋。殷勤訓子。存殁光榮。此篇論語。内範儀刑。後人依此。女德昭明。幼年切記。不可朦朧。若依此言。享福無窮。

南昌府學教授李安民校字

教女遺規卷之中

桂林陳宏謀編輯

呂近溪女小兒語 公名得勝明嘉靖時寧陵人

謹按近溪先生小兒語。已刊入養正遺規。茲篇其專訓女子者也。警醒透露。無一字不近人情。無一字不合正理。其言似淺。其義實深。閨訓之切要。無有過於此者。凡爲女子。童而習其詞。長而通其義。時時提撕。事事效法。庶乎女德可全。雖以之終身焉可也。

四言

少年婦女。最要勤謹。比人先起。比人後寢。

爭着做活。讓着喫飯。身懶口饞。惹人下賤。

米麵油鹽。盌楪匙箸。一切家火。放在是處。

件件要能。事事要會。人巧我拙。見他也媿。

口要常漱。手要常洗。避人之物。藏在背裏。

脚手頭臉。女人四强。身子不顧。人笑爺孃。

衣服整齊。茶飯潔淨。污音屋濁蘇川入邋遢。諸人厭憎。

一斗珍珠。不如升米。纖金粧花。再難拆洗。

刺(音七)鳳描鸞。要他何用。使的眼花。坐成勞病。

婦女粧束。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

不良之婦。穿金戴銀。不如賢女。荊釵布裙。

剩飯殘茶。都要愛惜。看那窮漢。糠土也嘗。

一米一絲。貧人汗血。舍是陰隲。費是作孽。
笑休高聲。說要低語。下氣小心。纔是婦女。
偷眼瞧（音樵）人。偷聲低唱。又惹是非。又不貴相
古分内外。禮別男女。不避嫌疑。招人言語。
孝順公婆。比如爺孃。隨他寬窄。不要怨傷。
尊長叫人。接聲就叫。若叫不應。自家先到。
長者當讓。尊者當敬。任他難為。只休使性。
事無大小。休自主張。公婆稟問。夫主商量。
夫是你天。不可欺心。天若塌了。那裏安身。
也休要强。也休撒暴。懼内淩夫。世人兩笑。
夫不成人。勸救須早。萬語千言。要他學好。

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媟狎謔戲。夫婦之醜。
久不生長。勸夫取妾。妾若生子。你也不絕。
家中有妾。快休嚷鬧。隣家聽的。只把你笑。
越爭越生。越嚷越惱。不如賢惠。都見你好。
夫若不平。妾若不順。你做好人。自有公論。
大伯小叔。小姑妯娌。你不讓他。那箇讓你。
罵儘他罵。說儘他說。我不還他。他也臉熱。
百年相處。終日相見。千忍萬忍。休失體面。
既是一家。休要兩心。外合裏差。壞了自身。
毋家夫前。休學語言。講不清白。落箇不賢。
讓的小人。纔是君子。一般見識。有甚彼此。

休要搬舌。休要翻嘴。招對出來。又羞又悔。
邪書休看。邪話休聽。邪人休見。邪地休行。
寧好明求。休要暗起。一遍發覺。百遍是你。
也休心粗。也怕手慢。不癢不疼。忙時沒幹。
看養嬰兒。切戒飽煖。些須過失。就要束（叶所音）管。
水火剪刀。高下跌磕（音渴）。生冷果肉。小兒毒藥。
鄰里親戚。都要和氣。情性溫熱。財物周濟。
也要仔細。也要寬大。作事刻薄。須防禍害。
只誇人長。休說人短。人向你說。只聽休管。
手下之人。勞苦飢寒。知他念他。凡事從寬。
三婆（師婆媒婆虔婆）二婦（娼婦唱婦）。休教入門。倡揚是非。惑亂人

心。

房中説話。常要小心。傍人聽去。惹笑生嗔。

門户常關。箱櫃常鎖。日日緊要。防盜防火。

多積陰騭。少積錢財。兒孫若好。錢去還來。

安分知足。休生暴怨。天不周全。地有缺欠。

任從受氣。留着本身。自家尋死。好了別人。

三從四德。婦人常守。犯了五出。不出也醜。無子有惡疾皆非其罪。

婦人好處。温柔方正。勤儉孝慈。老成莊重。

婦人歪處。輕浅風流。性兇心狠。又懶又丟。

賢妻孝婦。萬古傳名。不賢不孝。枉活一生。

雜言

買馬不為鞍鐙。取妻却爭賠贈。

婦人好喫好坐。男子忍寒受餓。

婦人口大舌長。男子家敗身亡。

打駡休得煩惱。受些氣兒災少。

誰好(去聲)與我鬬氣。是我不可人意。

婦人聲滿四鄰。不惡也是凶神。

美女出頭。丈夫該愁。(必惹殺夫之禍。)

孤兒寡婦。只要勤做。(耕能自立。)

絮聒(言多)老婆瑣(碎煩)性子。一件事兒重(平聲)箇死。

好聽偷瞧。自家尋氣。粧啞推聾。倒得便益。(叶去聲)

僕隷沒賢德的主兒。護短之故。壞家沒不是的女兒。溺愛之故。

新來媳婦難得好。耐心調教休煩惱。

只怨自家有不是。休怨公婆難服事。

公婆夫壻掌生死。心高氣傲那裏使。

家教寬中有嚴。家人一世安然。

人有廉恥好化。面色甚似打罵。

婦人敗壞說夫壻。開口沒你是處。

大婦愛小妻。賢名天下知。繼母愛前男。賢名天下傳。

呂新吾閨範有序

先王重陰教。故婦人有女師。講明古語。稱引昔賢。令之謹守三從。克尊四德。以為夫子之光。不貽父母之辱。自世教衰。而閨門中人。竟棄之禮法之外矣。生閭閻內。慣聽鄙俚之言。在富貴家。恣長驕奢之性。首滿金珠。體徧縠羅。態學輕浮。語習儇巧。而口無良言。身無善行。舅姑妯娌。不傳賢孝之名。鄉黨親戚。但聞頑悍之惡。則不教之故。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撥俗絃歌。豔語。近於倡家。則邪教之流也。閨門萬化之原。審如是。內治何以修哉。女訓諸書。昔人備矣。然多者難悉。職

者難明。雜者無所別白。淡無味者。不能令人感惕。閨人無所持循。以為誦習。余讀而病之。乃擬列女傳。輯先哲嘉言。諸賢善行。繪之圖像。其奇文與義則間為音釋。又於每類之前。各題大指。每傳之後。各贊數言。以示激勸。嗟夫。孝賢貞烈。根於天性。彼流芳百世之人。未必讀書。而誦習流芳百世者。乃不取法其萬一焉。很可愧矣。予因序前賢以警後學云。寧陵呂坤書

謹按呂新吾先生。凡有著述。悉有功於世道人心。予錄之以為世勸者。屢矣。閨範一編。前列嘉言。後載善行。後繪之以圖。系之以贊焉

祇欲兒女子見之。喜於觀覽。轉相論說。因事垂訓。實具苦心。當時士林樂誦其書。摹印不下數萬本。直至流布宮禁。其中由感生愧。由愧生奮。巾幗之內。相與勸於善而遠於不善者。蓋不知凡幾也。今限於卷帙。不復繪圖。擇其言之尤切。行之尤顯者。錄爲一卷。雖於原編僅十之三四。而子道。婦道。母道。胥備焉。所載懿行。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誠哉。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孰謂女德爲無關輕重哉。

嘉言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音認 懷孕也）子。寢不側。坐不邊（偏也）。立不蹕（音秘 足歇）。一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四正四隅皆正也）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音餽 餉也）食之間而已矣。

是故女及日（猶言終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同奔）喪。（有三年之喪。則越境有證驗據。）事無擅為。行（去聲）無獨成。參（謀於人）。知而後動。可驗據。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不忠不孝）子不取。亂家（內外淫瀆）子不取。世

有刑人(諫於官治)不取。世有惡疾(天疱癘風之類、體氣之種)不取。喪(去聲)父長子(無教家)不取。

婦有七去(上聲)。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有三不去。有所取(娶時父兄存)無所歸(而今父兄不存)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先貧賤後富貴不去。

士昏禮曰。父醮(焦去聲。戒命之酒。)子命之曰。往迎爾相(妻相夫)。承我宗事(嗣先祖)。勗(音旭。勉也。)帥(先也)以敬先妣之嗣(共祭祀)。若(汝也)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勗勉)不敢忘命。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無非爲)敬之(勉善行)。夙夜無違命(舅姑夫子之令)。母施衿(音琴。小帶。)結帨(音稅。佩巾。)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

宮事。（閨門之事。）庶母（父妾。）及門內施鞶。（音盤。大帶。）申（重言父母之命。）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言敬又言恭。恐其忽忘也。）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過也。）視諸衿鞶。（視衿鞶則思父母之命矣。衿鞶二帶。欲其重事收斂。帨。欲其日日清潔。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豈謂閨門為放肆之地。夫婦為褻狎之人哉。）

文中子（王通。）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真性早鑿。情欲早肆。）妾媵（音映）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匡衡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言太

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以也)乎天地則無以奉(九廟)神靈之統而理(九宮)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極也)其貞淑不貳其操(節操始終如一)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天子)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吳虞翻與其弟書曰長子容(姪名)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福其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栁開仲塗曰皇考(父也)治(平聲)家孝且嚴旦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手)低面(低頭)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音尖)漬(音自)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

譬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諸婦則惴惴。音墜恐懼。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愚嘗謂婦人有五認得。認得丈夫是自家丈夫。子女是自家子女。財帛是自家財帛。父母兄弟是自家父母兄弟。奴僕是自家奴僕。其夫家尊卑長幼。俱是此路人。妯娌皆懷此心。家產安得不分。婦人日浸此言。兄弟安得無嫌謗。曰。兄弟一塊肉。婦人是刀鋸。言任其剝割也。兄弟一釜羹。婦人是鹽梅。言任其調和也。婦人可畏哉。大抵婦人輕利而寡言。恩多而怨少。庶幾不作人家災星禍鬼云。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

彼挾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茍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耶。

又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講解孝經論語。及女誡之類。略曉大義。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音四）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音古。幹蠱。壞也。）如有聰明才智。

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弟妻〕姒〔兄嫂〕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其限〕量〔計較〕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李氏女戒曰。貧者安其貧。富者戒其富。又云。稟和柔之色。作嬌小之容。是為輕薄之婦人。藏心為情。出口

為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踈之大節也。亦能離堅合異。結怨興讐。大則覆國亡家。小則六親離散。是以賢女謹口。恐招耻謗。或在尊前。或居閒處。未嘗觸應答之語。（他人說話。傍邊挿聲。）發諂諛之言。不出無稽之詞。不為調戲之事。不涉穢濁。不處嫌疑。

善行

女子之道

婦道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故首女道。

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爲尤難

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道不

脩毋顧共衣食事之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悲亦
未聞道矣。今錄其可法者。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婧懼。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衍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為畜傷人。不以草傷稼。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隣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賤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匱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即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

呂氏曰。勢之尊。惟理能屈之。是故君子貴理直。傷槐女之言。豈獨能救父死。君相能用其言也。齊國

其大治矣。

女娟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妾父尚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而弗誅。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名緹縈。音提盈。公有女五人。無子。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

夫死者不可復生。刑傷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乃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焉。

呂氏曰。生男未必有益。顧用情何如耳。若緹縈者。雖謂之有子可也。為人子者。可以愧矣。

曹娥者。上虞曹盱音吁之女也。盱能撫劍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子胥。逆濤而上。為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江以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呂氏曰。曹娥求父。十有七日。而孝念不衰。投江五日。而負屍以出。至誠所格。江神效靈。千古談及。使人揮淚。江名曹娥。萬古流芳矣。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音世呑也。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人建祠祭。永寧鄉。宋理宗朝。封曰孝祐。

呂氏曰。世豈有不畏虎之人哉。况一脆怯女子。行當母前。惟恐虎不我噬焉。此何心哉。一精所篤。萬念俱忘。虎何嘗噬盧氏。天固假之以章孝應耳。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居真。父與居真同為商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為男子。托傭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與羣盜皆醉卧。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鉅萬。娥乃祝髮為尼。

呂氏曰。小娥之節孝無論。至其智勇有偉丈夫所不及者。娥許聘未嫁。一柔脆女子耳。誰為之謀。又何敢與他人謀。乃托身於危身之地。竟遂其難遂之心。何智深而勇沉耶。吾謂之女子房。卒之祝髮。

消赤松與遊之類乎。

葛妙真元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日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異。

呂氏曰。葛母真篤母子之情。廢夫婦之道。可謂卓絕之行。純一之心矣。以定勝天。孰謂命稟於有生之初哉。

袁氏女元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於牀。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隣婦從女出避。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能出。共焚而死。

呂氏曰。袁氏以孱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力。意其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賢

殺身乃所以成仁乎。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婿。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遘疾甚。女嘗糞耳苦。夫早歿。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呂氏曰。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三不可及。

烈女。女子之道。守正待求。不惟從一而永終。亦須待禮而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取義者也。

奉天賈氏有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

採。皆美姿容。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巖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群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嘆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寠（音呂貧也）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呂氏曰。宋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闔門被害。豈不烈哉。而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為處變法矣。

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巵。如捧盈水。心不欲為耳目所變。迹不欲為中外所疑。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潔之身。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瀆倫。小節猶足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相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夫消磨糜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滓泥污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則點節者亦十九也。故取貞女以示訓焉。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者。嫂從之。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為誰。而可入也。獨露宿草莽中。行數日。竟為蚊嘬而死。筋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為露筋廟。

呂氏曰。高郵不志其事。而有祠。吾里人有謂其祠者。又載之劉叔剛敘紫故事云。嗟夫。姑嫂同行。旦夕不相雜。即投民舍。少避須臾。誰得而議之。貞女守禮變名重於生。死固如此。古傳從無人。雜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遠別之道不明。即心可自信。而迹易生疑。無別而不苟合者有矣。求有苟合而不始於無別者也。故先王遠男女於天壤。明嫌微於毫髮。豈惟口語是憂。而實死亡禍眾之為懼也。

廉女。視利如塵垢。若將浼焉者也。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贈錢五

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以賻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卻不受。

呂氏曰。父之廉見信於女。女愛父以德。寧不能歸葬。而不受賓佐之贈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禮。妻有賻。孔孟亦所不辭。吾未見女子之狷介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夫婦之道

易之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夫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責之丈夫。而同心協德。亦有力焉。

晉冀邑人郤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耨。（乃豆切 耘也）其妻饁（音葉 送餉）持飡奉夫甚謹。缺亦斂容受之。晉大夫臼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德能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呂氏曰。夫婦非昵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餉非獻酬之時。郤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慕焉。則事事有容。在在不缺。苟可知矣。余嘗謂閨門之內。離一禮守不得。而夫婦反目。則不以禮節之甚色。郤缺夫婦真可師哉。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資裝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承奉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輓(音晚)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呂榮公夫人仙源。夫人字也。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呂氏曰。少君以富家少女。憪然甘貧婦之行。提甕露而汲水。輓車古稱。習氣難脫。士君子累歲窮年。不能澀變。而況婦乎。少君可謂勇於義矣。鮑宣甘心苦節。視勢利紛華。若將浼焉。豈不介而君子哉。乃有利婦家之財。得之則喜。不得則怒。日填溪壑而不足者。視此當亦汗顏。

呂氏曰。夫婦之間。以狎昵始。未有不以怨怒終者。榮公夫婦。惟其衽席無嬉戲。是以終身無面赤。吾錄之以為夫婦居室之法云。

婦人之道

婦人者。伏於人者也。溫柔卑順。乃事人之性情。純一堅貞。則持身之節操。至於四德。尤所當知。婦德

尚靜正。婦言尚簡婉。婦功尚周慎。婦容尚閑雅。四德備。雖才拙性愚。家貧貌陋。不能累其賢。四德亡。雖奇能異慧。貴女芳姿。不能掩其惡。今采古人之賢者。

兼德。婦人備有衆善。一長不足以盡之也。故列諸首。

明帝后馬氏。伏波將軍援之女也。謙抑節儉。不私所親。肅宗即位。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乃下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希恩耳。昔王氏同日五侯。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甘雨）之應。田竇（田蚡。竇嬰。）貴寵橫恣。傾覆之禍。爲

世所傳。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同纔）令半楚淮楊諸國。嘗謂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粗熟繒帛）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

呂氏曰。士庶人女。莫不私其所親。況太后耶。明德懲田竇五王之橫。裁抑外家。不令封侯。身為天下母。而衣大練之衣。兼三味之膳。敦節儉以為天下先。非甚盛德。何能割恩任怨。約己率人若此哉。吾首錄之以為擬法之倡。

敬姜者。魯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文伯相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音出。文伯名。）之家而主（大夫之妻稱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

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音即)土而處之。勞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音屋)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公侯。王后夫人。莫不旦暮憂勤。各修其職業。(省文)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敢怠耶。季康子嘗至。敬姜闖(音委斜開)門而與之言。不踰閾(音域門限)。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

呂氏曰。敬姜之內教備矣。無一而不善。可為婦人持身之法。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與

其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金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嘗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意也。妻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有成。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學。七年不反。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之卒業。嘗有盜入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速從我。不從。我殺汝姑。妻仰天慟哭。舉刀刎頸而死。盜大慚。舍其姑而去。太守聞之。賜錢帛。以禮葬之。號曰貞

義。

呂氏曰。賢哉樂羊子之妻乎。遺金不受。臨財之義也。樂守寂寥。愛夫之正也。怵心自殺。處變之權。值此節孝難全之會。一死之外。無他圖矣。史逸其名。惜哉。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老。家貧無子。張蠶績以為養。及舅姑歿。張歎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無依。不能遠離也。今大事盡矣。而夫骨終棄遠土。妾何以生。乃臥積氷上。誓曰。使妾若能歸夫骨以葬。即幸不凍死。臥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糧。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左千餘里。不四十日而至。其姪補戍在焉。張氏見之。問夫葬處。

已忘之矣。張哀號欲絕。忽其夫降神道別及死狀。且指骨所。張如言求之。果得以歸。有司上其事。旌表焉。

呂氏曰。張氏孝節。可謂審於先後矣。夫死無依。則我身重於夫。故代夫為子。而夫死而舅姑姑死而夫為客鬼。則夫身重於我。故忍死若忘累閒關。而夫屍竟得。孰謂貧婦而有斯人。

孝婦。萬善百行。惟孝為尊。故孝婦先焉。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甫嫁而夫當戍。將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無子。養姑慈愛愈固。紡績以為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母欲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始嫁時。受嚴命而事夫。夫行屬妾以母。妾既諾

之矣。受人之托。豈可棄哉。棄托不信。背死不義。毋百計勸之。孝婦曰。所貴乎人。貴其行也。生子而娶之婦非以托此身乎。姑老矣夫不幸不得終為子而妻又棄之。是負夫之心。而傷妾之行也。行之不修。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從之。養姑二十八年。姑死終身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文帝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其家。號曰孝婦。

呂氏曰。孝婦夫亡時。年甫十八耳。別時一諾。持以終身。既守婦節。又盡子道。艱苦備經。不二其心。設非孝婦。毋也不為溝壑之枯骨乎。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夫人每旦。拜於階下。即升堂

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集。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呂氏曰。婦事姑。汲水時供。不失婦道。即以孝稱者。日竭甘旨。極意承歡。母不能食。亦付之無可奈何耳。唐夫人事姑。乃奪子之乳以乳之。非真心至愛。出於自然。何能思及此哉。是故有孝親之心。不患無事親之法。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其妻取水。值風。還不及時。母渴。詩怒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因鄰母以達於姑。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慚。還之。恩養愈謹。其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遠學不在。姑嗜鱠。

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常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其孝感如此。

呂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口體易。養心志難。順一時易。順終身難。事慈親易。事嚴親難。龐氏小過被逐。然不生懟。而托隣母以致養。力作求鱠。不惟供母。又養隣母以陪惟。孝無以加矣。余非人子耶。余甚愧之。安得起九泉人。復伸姜孝子一日之心耶。

趙孝婦早寡。家貧。為人織紝。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音臘嘗念姑老。後事無資。乃鬻次子於富家。得錢百緡。買木治棺。棺成。南鄰失火。順風而北。勢殆舍。孝婦亟扶姑出。而棺重不可移。乃伏棺大哭曰。吾賣

兒得棺。無能為我敕者。天乎天乎。言畢。火越而赴。人以為孝感所致。

呂氏曰。孰謂回祿無知識。止火即異。趨孝婦而北。不尤異乎。至誠無不動者。未之有也。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殁。聞尚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即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强。姑久病風。失明。聞手滌溷音混穢。時漱口上堂舐音是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憐惻。

呂氏曰。未有貞妻不為孝婦者。聞氏事姑。至舐目後明。非至孝感通。孰謂舌能愈目哉。乃有數其不是。而以嬉具食者。

死節之婦。身當凶變。欲求生。必至失身。非捐軀不能遂志。死乎不得不。雖孔孟亦如是而已。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美姿容。能文。工書。時爲規答書記。人怪其工。後乃知之。規卒。妻年方少。董卓爲相。聘以輜軿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緩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侍者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令。四海風靡。乃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起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國忠臣。君其趣（與趨義同）走吏。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杖者曰。重加之。令我速

死。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呂氏曰。哀哉皇甫妻也。有色有文有行而天不祚其身。義哉皇甫妻也。誘之以利怵之以兵而竟不奪其志。至於跪卓乞免。積誠意以感動之。可謂從容不迫矣。不愛死。不求死。不得已而後死。其善用死者哉。

梁氏。臨川人。歸王氏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兵。若更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軍千户。欲納梁氏。梁紿曰。同行而事兩夫。情禮均病。乞歸吾夫而後可。千户從之。夫去。計不可追矣。即拒搏怒罵。遂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正同云。

呂氏曰。梁氏全夫之智。臨變不迷。從一之貞。再生不易。事不必其有無。然金石之操。萬世猶事一夫。世顧有事一夫而不愧二心者。梁氏傳不可不讀。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藏鄉校中。為悍兵所執。殺其舅姑。又執趙。欲污之。不從。恐之以刃。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文廟兩楹之間八甎。宛然婦人抱嬰兒狀。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炭。其狀益顯。

呂氏曰。舅姑之血。豈不濺染甎石。然已泯沒。而烈婦嬰兒。血狀宛然。磨而益著。貞心為血。貫徹金石。理固然耳。

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讓。甫三月。值元兵

圍城，潘同夫匿嶺西，賊得之，允讓死於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我一婦人，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往？願焚吾夫，得盡一慟，即事君百年無憾矣。兵從之，乃為坎燔柴，火正烈，潘躍入烈焰而死。

呂氏曰：濟變以才，含情以量，使妙圖罵賊不屈，豈不獲死？而夫骨誰收？又安得同為一坎之灰耶？哀懼不形，安詳以成其志圖，也可為丈夫法矣。

趙淮，長沙人。德祐中，攜妾戍銀樹壩，元兵至，俱執至瓜洲。元將使淮招李庭芝降，淮不從，為所殺，棄屍江濱。妾入元軍，泣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屍棄不收，情不能忍，願得掩埋，終身事公無憾。元將憐之，使數兵輿至江上，妾聚薪焚淮骸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

至中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呂氏曰。淮之忠。妾之節。讀之俱堪淚下。使妾也爲賊而死。則淮骨終無人收矣。哀言感動。元將爲慚。淮葬江心。妾全首領。處變不當如是耶。

守節之婦。視死者之難。不啻十百。而無子女之守爲尤難。余列之死者之後。愍死者之不幸也。天地常經。古今中道。惟守爲正。余甚重之。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夫不幸。先狗馬填溝壑。妾養其幼孤。勢難他適。且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爲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

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王乃免其丁徭，號曰高行。

呂氏曰：王侯不能奪其守，況卿大夫乎。堅於金石，凜若冰霜，吾於梁寡見之。

魏夏侯氏，名令女，方適曹文叔，而文叔死。令女年少，無子。父母欲嫁之。令女乃斷髮為信。後曹氏滅族，父母以其無依，必欲嫁之。令女又截其兩耳，斷其鼻，以死自誓。蒙被而卧，血流滿牀席。家人歎而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如是。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

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呂氏曰。曹爽之族亦矣。獨令女在。父母旻依。盡觀夕以必嫁爲心者也。設令女不毀其形。使不可嫁。寧免奪志之謀乎。令女若節。蓋不得已耳。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夭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隣婦相與愍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呂氏曰。桓氏寡居守禮。十年不歸寧。可謂遠嫌之至矣。禮有大歸。女喪與在室同之。之爲桓也。如依汉

母家何害哉。胡天不福有德，竟令不嗣，至所稱不辱先人，則錫光乃父，家教所從來矣。

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疾且卒，謂之曰：死不足恨，但母寡家貧，赤子未歲，抱恨於黃壚耳。房垂泣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不能以身相從，而多君長往之恨，何以妾為？君其瞑目。溥卒，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淋漓。姑劉氏輟哭而謂曰：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竟守志終身。

呂氏曰：房氏年纔十六，且撫孤養母，守節終身，豈不難哉。割耳投棺，一以成永訣之信，一以息奪嫁

之謀。貞婦之心。金石同礪矣。

王凝家青齊閒。爲虢州司户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二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嘆惜。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呂氏曰。男女授受不親。故嫂溺始授之手。苟不至溺。兩手不相及也。李氏以引臂爲汚。遂引斧斷之。豈不痛楚。蓋氣所激。禮重於身故耳。可爲婦人遠別之法。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早死。王氏誓不改

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行節難保。乃以堊土塗面。蓬頭散足。負姑。携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蒲。終身清白。

呂氏曰。冶容誨淫。王氏知之矣。西施爲無鹽。豈不在我。奈何以一面目。貫一身之禍哉。烈女智不及此。誠可悲矣。吾表王氏。以爲美婦女避亂之法。

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歲而廉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魘耶。即斷髮。垢面塵膚。敝衣。自是不復夢。備嘗甘苦守節。終身。刺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

呂氏曰。夢非真也。苟不失真。夢亦何害。李氏猶以爲恨。而毀容以絕夢焉。如此貞心。即燕雀當不入

門。何物男子。敢生邪念哉。

賢婦。愛夫以正者也。成其德。濟其業。惟其遠慮皆正之謂也。

高叡妻秦氏女也。叡為趙州刺史。為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衆舁至默啜所。默啜示以寶刀異袍。曰。爾欲之乎。降我當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貴為刺史。城不能守。乃以死報。分也。即受賊官。雖階一品。何榮之為。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並殺之。

呂氏曰。高叡仰藥。固慷慨殺身之志也。及被執而迫以利害。有徘徊心焉。向非秦氏以大義決之。妄知不失身二姓乎。不為威怵。不為利誘。此大丈夫事也。乃婦人能之。嗚呼。烈矣。

馮昭儀者。漢元帝之昭儀。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初入宮爲婕妤。生中山王。建昭（元帝年號）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從。熊走出。攀檻（欄干）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婕妤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汝獨不畏熊耶。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敬重焉。

呂氏曰。婦人多畏。馮昭儀之當熊。忠義所切。遂不暇畏耳。

守禮之婦。謹勑身心。愼修名節。一言一動必合於禮而不苟。

貞姜者。齊侯女。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江水大至。王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

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水方至。還而取符。來無及矣。夫人曰。妾聞貞者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然棄約越義。有死不為也。於是使者取符。比至臺崩。夫人溺而死焉。王哀之。號曰貞姜。

呂氏曰。貞姜可謂殺身以成信矣。待符而行。昭王之信也。無論狡偽之徒。假將王命。即王命真耶。非其初約。為貞妾者。有死而巳。斷斷乎不可行也。或曰。貞姜隨使者而來。昭王罪之與。曰。王罹其死。而方喜其來也。奚罪。雖貞姜亦信其從召。而王不罪巳也。以信成君。以禮持巳。故寧死而不徙耳。

荊國大長公主。宋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之嘉

以縑音兼并絲繒也。衣寶帶器幣助為壽。信國長公主。宋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名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裹外言。志尚冲澹。服玩不為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閒。惟一適西池而已。

呂氏曰。婦道之衰也久矣。貴族之女嫁賤。富室之女嫁貧。則慢視男姑。輕侮大婿。男姑夫婿亦不敢以婦禮責之。見夫黨尊長。則倨傲輕浮。此皆無知俗女。有識者為之嘆笑。而彼方志驕意得。醜不知愧。則不肖父母之所驕也。今觀荊國信國兩公主。克謹婦道。如氏閨子。可謂千古賢人矣。吾錄之以為挾富貴女子之勸。

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孫女。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露齒。常衣

綢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寧。不坐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蹝（音洗。徐行。）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呂氏曰。相國孫女。節度使之夫人。金輿繡服。本不爲侈。乃捐飾素自持。言笑不苟。豈惟韓氏賢。三公家法。可想知矣。近世婦女。羅珠刺繡。滿篋充奩。大袖長稍後。金掩綉亙。羨爭學。日新月異。有甫成而即毀者。繇識男子。日悅婦人之心而不足。安望以節儉率之哉。德不如人。而衣飾是尚。家不能治。而容治相先。昔柳夫人之罪人也。

明達之婦。見理真切。論事精詳。有獨得之識。有濟變之才。亦婦人之所難也。

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繼。李吾謂其屬曰。無與夜

不容同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自妾之會燭也。起常先息常後。洒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為燭不繼之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僕役之事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呂氏曰。有餘者。當以分人。是謂不費之惠。不足者當知處已。是謂自善之術。世未有不相資而能相久者也。若徐吾者。可以為法矣。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別墅。音宁姨止一子未嘗入都城。狄仁傑每伏臘晦朔。修饋甚謹。嘗休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進膳。顧揖

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姨。某今為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為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呂氏曰。盧氏之賢明。不可及矣。不以貧賤托當路之甥。世情所難。而不事女主一語。尤烈丈夫所難。輕於請托者。可以愧矣。

姚婦楊氏。閹人符承祖之姨也。家貧。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家累鉅萬。踈遠親姻。皆資借為榮利。楊一無所求。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之衣服。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服非其所宜。與之奴婢。不受。曰。食不能給。常著破衣。自執苦事。承祖恥之。乃遣人乘車往迎。楊堅臥不起。從者强舁

興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符家內外皆笑號為癡姨及承祖敗誅及親戚楊氏以貧窶得免

呂氏曰蠅集腥蟻附羶常胥及焉即承祖不敗而不有義有命彼富貴者豈吾所宜資哉楊姨不癡不必驗之成敗間矣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劫以刃不為屈建封嗜人肉略少婦百許日殺其一具食引鄭示之曰懼乎鄭曰願早充君庖為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甚愛之百計必欲相從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特加旌賞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卒伍不知禮義無足怪君侯讀聖賢書為國大將當表率群下風示遠人乃欲

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無耻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薇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呂氏曰。鄭所過王查兩將皆羞惡之心未亡者。故得從容慷慨以免於難。向使節婦貞女當被執之初。或陳說大義以婉之。或婉語悲情以感之。義理之心。盜賊皆有。寧必其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於賊。非死不足以成名。非篤不足以成死。彼怒心暮則慾心喪。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懼焉。一女子不能當。而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即死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愧之感之之為得也。

頴上其為帥淮揚。有一僕號稱驍勇。過芒碭間。其地多盜。僕與妻前驅。至葭葦中。僕大呼曰。素聞此處多豪傑。何無一人敢與吾敵耶。俄而葭葦中數盜出攻僕。殺之。僕妻跪賊慟哭。叩頭感謝曰。妾本良家婦。被此人殺吾夫而擄之。無力復讐。大王今為吾斷其首。

妾殺身無以報大德。前途數里。吾母家也。肯惠顧當有金帛相贈。賊喜而從之。至一村。保聚多人。外列戈戟。婦人走入。哭訴其故。保長縻賊入。就而擒之。無一人得免。

呂氏曰。倉卒之際。恐懼之心。智者且眩然失策。況婦人乎。乃能以節義之詞。觸草盜之憐。既免殺身。又報仇讐。智深勇沉。烈丈夫所難。孰謂斯人而有斯識耶。

文學之婦。史傳所載。班班膾炙人口。然大節有虧。則衆長難掩。無論如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貞輩。即冏文絕技。詠雪高才。過而知悔。德尚及今余且不錄。他可知矣。然亦有貞女節婦。詩文不不錄者。彼固不以文學重也。

班婕妤者。漢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為少使。大被寵幸。居增成舍。帝嘗遊後宮。欲與同輦。婕妤曰。妾觀古聖帝明王。皆有賢臣正士。侍其左右。惟衰世之君。乃有女嬖在側。妾不敢侍嬖以累聖明。其後趙飛燕姊妹妬寵爭進。譖班婕妤怨望祝詛。帝考問。對曰。妾聞修正尚未獲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帝然之。婕妤自知難容。乃求供事太后於長信宮。

呂氏曰。同輦之寵。皆后妃嬪御之所禱而求者也。婕妤既辭而復諫。至於辨誹數語。義正辭確。可謂寵辱不驚矣。卒求長信以避妬。不賢而能之乎。

母道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愛姑息教所難也。繼母不責其教而責其慈。忌嫌憎惡慈所難也。慈母不傳。而慈繼母傳。為繼母者可以省矣。乳保列於八母故亦附焉。

禮母教子以禮正家以禮者也。若孟母禮不足以盡之。而事歸於禮。故以禮名。

孟母仉(音掌)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為賈(音古)人衒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

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學。

正母望子以正者也。無兒女子之情。惟道義是責。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音鬧）齒亂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右袒。市人從者四百人。刺淖齒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

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呂氏曰。世之愛子者。多欲保全其身。至見危授命。則深悲而固止之。豈知不義而生。不若成仁而死哉。王孫母以求君望其子。寧失倚門之望焉。賢哉母也。善用愛矣。

陸續母。治家有法。續為太守尹興門下掾（音院也）時楚王英謀反事連續。詣洛陽詔獄。續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續。但作食饋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音升）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此食母所餉（音向送也）也。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音短切也）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呂氏曰。人未有心正而事邪者。亦未有事慎而心苟者。陸母葱肉兩事。而平生之端方。言動之敬慎。可類推矣。吾取為婦女法。

范滂音旁母有賢行。漢靈帝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獄。其母就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滂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呂氏曰。滂當亂世。而高論以速凶。處小人而激清以難犯。猶介之流也。吾深惜之。惟是名壽不可兼得。如令即足之言。而慨然割愛。無兒女子之情。母也賢乎哉。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据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

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呂氏曰。安富貴。保身家。此婦人常態也。安世之母。以捐身報國望其子。可謂知大義矣。

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陰德。及於萬姓。

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不疑為吏。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

嚴延年母。生五男。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

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將歸。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棄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

呂氏曰。天道好生。嚴二母皆明於天道者也。至於仁義教化。全安愚民二語。賢哉嚴母。可為民父母之訓辭矣。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

教公書字。嘗謂曰。汝父嘗夜覽囚冊屢廢而嘆。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

公母責子而不責人者也。世皆私其女。而尤汲無已。不公甚矣。今取其可法者。

張待制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幼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

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氏曰。婦人之於女也。在家恣其言動。以嬌婉為懽。既嫁美其衣食。惟饜足是謀。不見姑便以鍋釜罷知感恩。又安問家法可否耶。若魯氏者。可為婦人愛女之法。

廉母以貪戒子者也。婦人廉世所希。故錄之。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勝己者。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宿焉。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殽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為潯陽縣吏。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還。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不廉。是吾憂也。

呂氏曰。余讀詩見雞鳴。婦人欲成夫德。至解雜佩以[illegible]。陶母愛子。剉薦斷髮以延客。不更切哉。予也[illegible][illegible]

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呂氏曰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慎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踈忽寬縱不耐心及德性已壞而苦朴日加徒令傷恩無救於晚視申國夫人今可以悟矣

智母達於利害之故者也

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彌（音米）衆妖仁除百禍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

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天道

呂氏曰天道好生敖母奚取於埋蛇之兒乎蓋殺害人者以全人除惡莫大焉世有容保凶頑殃賊良弱示當除害去惡而自附於仁者其未知埋蛇之義歟

慈繼母恩及前子者也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二子立其傍吏坐焉兄曰我殺之弟曰我殺之期年不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罪之是誅無辜使相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何謂也母曰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音祝托也妾曰善視之妾既諾矣豈可以忘且殺兄活弟

是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因泣下沾襟。相告王。皆赦之。尊其母曰義母。

呂氏曰。繼母視前子。仇讐也。彼其先吾子之年。其吾子之業。又恚為吾子他日害。雖前子孝養恭謹。未必肯諒。其心而恆不樂。其有。況肯效其死。又以已于代之死。手若義繼者。於夫為賢妻。於子為慮母。千載而下。尚能使人揮淚。至於異母兄弟。含寬而爭死。凡輕於死者。安肯自私自利。而相襲於薄哉。同胞人有餘愧矣。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初。十三歲。相攜扶櫬以歸。法攜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音連。鏡匣。)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白嗜。死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不知也。繼

母亦以初為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不與也相與號泣哽咽（音耿吞聲哭）送葬者盡哭路人莫不下淚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遣之後乃知其男也

呂氏曰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可泣鬼神可貫金石可及豚魚可化盜賊初年十三耳而能若是殆天植其性與而繼母之賢成之世所希惜也史逸其姓耳

李穆姜南鄭人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毀日積穆姜衣食撫字皆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甚矣何以慈為對曰四子無

母吾子有母。設吾子不孝。寧忍棄乎。長子興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興愈。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慙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已之罪。乞就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許令自新。皆為孝子。

呂氏曰。世皆恨繼母不慈。而寬於前子之不孝。皆一偏之見也。兩不得。兩有罪。要之禮責卑幼。則尊長無不田之天。故有閔損不患衣蘆之妊。有王祥不患守棨之虐。吾因穆姜慈而有感於世之想前子者。為未公云。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

養而存恤之。

呂氏曰。繼母每私其所生。能均產業。足矣。況夫盧盡讓前子。既貧而又恤之。即親母何加焉。均產書中道也。讓產。賢道也。天下無過慈之繼母。吾於陳氏所深取焉。

慈乳母乳乳母所保他人子也。祗以受人之托。遂盡親之情。或身與俱死。或以子代死。為人保子義當如是。

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母曰。不知。雖知之。亦不可以言。故臣曰。國破族滅。子尚誰為乎。且千金重利也。夷族極刑也。汝其圖之。母曰。見利

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求利吾不爲且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逃公子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遂同死焉秦王聞之以卿禮葬乳母祠之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

呂氏曰魏之故臣可寸斬可族誅矣吾又歎乳者短於料人也謀見故臣號泣而問之曰公子安在或敗臣有問告以被雖又安知公子不能免乎獲乳母者聞望故臣協力共謀以免公子出詎知其一秦哉君子貴忠又貴有智以成其忠識而不明誅身以濟事難矣哉

義保者魯孝公之保母也姓臧氏與其子俱入宮養孝公魯人作亂求孝公將殺之義保乃令其子衣公

之衣。臥公之處。魯人殺之。義保遂抱公子以出。遇公舅魯大夫於外。遂託以公而逃。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義保之謂也。

呂氏曰。臧氏賢乎哉。魯不滅閔。不絕嗣。臧氏之力也。魯之卿大夫媿矣。

姊妹之道

姊妹。女兄弟也。氣分一體。情自相關。先王以婦人內家也。毋割恩焉。然親愛出於天性。則休戚豈同路人。取其篤情重義者。不敢盡以中道律之也。

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軍且及矣。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兒隨而啼。婦人不顧。齊將問兒。走者誰。曰。吾母也。齊將追而問。婦對曰。所抱者

兄子所棄者妾之子也。軍至力不能兩存，寧棄妾子耳。齊將曰：兄子與已子孰親？婦人曰：已之子私也，兄之子公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婦人猶知行義，而況士大夫乎？遂還。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君子曰：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

呂氏曰：義則義矣，然而未聞道也。已之子，夫之子也，非婦人所得專也。設夫有衆子，或夫在可以復生，兄先亡，或遺孫而為父後，如義姑者可矣。不則雖以義奪情，終非萬世之常經也。然則奈何？曰：兩存之，以乞生於齊將。不得，則姪之孰存孰亡，惟兄所值耳。至於齊將之料，則可悲矣。魯士大夫恕義姑者幾人哉。

李文姬者，趙伯英妻，漢太尉固之女也。固為梁冀所

殺二子俱死獄中少子夔為文姬所匿密托固門生王成曰李氏一脈惟此兒在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奉託生死惟足下成遂引夔浮江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夔後遇赦得還

妯娌之道

妯娌今所謂妯娌也異姓而處人骨肉之間構釁起爭化同為異兄弟之斧斤也錄古今賢妯娌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其妻生子謂弟曰兄既有子妾用所抱之兒為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

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寧與我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棡。季曰譋。棡之子樵。標。譋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

呂氏曰。世俗兄弟可笑矣。借馬而飢渴在懷。借衣而操澣是囑。況之譋始得之兒。分以與弟。無德色。無吝心。顧不難哉。要之嫂氏之賢。不可及矣。割肉相與。難易姑難強之從。況意不出於失于耶。天昌其後。給和氣所召與。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鬩墻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為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

吾後進，當勞吾為之。母家有果肉之餽，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袍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為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呂氏曰：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姒婦難。專利辭勞，好讒喜聽，婦人之常性也。然始於彼之無良，成於我之相學。三爭三讓，而天下無貪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凶人矣。賢者化人，從我不賢者懷我，猶人。吾於蘊少婦心服焉。

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

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柰弟妹貧寒何。橐中餘資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旦日盡散。饔飡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郡稱爲賢婦。

呂氏曰。惜同室而專貨利。婦人莫不爾。欲其彼我分明已難。況盡推所有以與弟妹。委其夫喜而從之。友于可槩知矣。

姑嫂之道

舅姑之女。兄弟之妻。分莫親。情莫厚者也。然二人者每不相得。則女過爲多焉。父母無終身之依。姊妹非緩急之賴。繼父母而親我者誰也。獨柰何恃

目前城社。傷後日松蘿哉。夫君子言古道。不計世情。余云云。爲兒女子說也。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媿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姪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隣人。卒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釐其始嫁粧奩之美者遂

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殁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呂氏曰姑嫂世所謂參商人也嫁女之家閨有小叔姑則嫉而嫂亦厭惡此兩人若不可一日有何者為母耳目諸怨相慮也世之為嫂者誠如歐陽氏賢則舉世皆閨娘矣吾於是知一人盡道而人成名同室仇讐過分多寡耳雖以罪一人也

陳安節之妻王氏始嫁歲餘而夫卒遺孤甫月家貧王氏躬操勤苦如男子修行最謹教子孫有法家漸以饒鄉人敬之呼曰堂前初堂前之歸陳氏也舅姑殁時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撫字如女及笄厚嫁之舅姑殁妹求分財堂前盡出室中所有與之無吝色

妹得財盡為夫淫蕩所罄貧不能自存。堂前為又置田宅。撫諸甥如已出。終無怨語。

呂氏曰。堂前孝養舅姑。教育子孫。肩恒宗族。廣施陰功。砥礪名節。無一不善者。而姑嫂之情。尤世所希。余特表而出之。

鄧娛。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娛私以已食饋之。母苦役荆。娛必與俱。荆有過誤。娛不令荆知。先引為已罪。母每扑荆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為人婦耶。有姑如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娛。娛曰顧為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為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娛歸寧。抱數月兒

嫂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娣曰吾以於嫂室未慎嫂不知也兒竟死刑悲悔不食娣不哭為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娣嘗病嫂為素食三年娣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呂氏曰小姑如姑嫂甚異之娣異母也視嫂乃如是多爭多男子多貴始天所以報賢人哉吾鄉夫小姑貴重出嫁之女與母列坐坐居左弟婦與同席則叩頭告坐大姑立受之稍不當於心則辭色如父母帷賢者不然然者强半也讀此傳寧不汗顏

嫡妾之道

有家之凶嫡妾居其九堯於舜既歷試諸艱矣猶

以二女難之。彼二女者何煩舜難哉。況夫非舜嫡妾非同胞之親無英皇之賢而欲其志同行也不亦難乎。是故夫道嚴正。嫡道寛慈。妾道柔順。三善合。而太和在閨門之內矣。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往來人問侯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嫁時別酒。不改。供衣服以事夫子。精酒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之室為善哉。忌夫所愛是謂貪淫。婦德之恥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七

妻妬正居一嫂不教吾以居室之善而欲使吾爲可棄之行耶不聽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呂氏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此婦人常性也女宗於夫之外妻不責不妬又厚遇之以是相與而夫不感其實妾不嫌其德以釀一家之和氣者不之有也可爲婦人之法

花雲妻郜氏懷遠人雲守太平與陳友諒戰爲所縛不屈死郜生子煒方三歲郜聞城將陷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城破花將軍必死吾豈能獨生幸有嬰兒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視之遂赴水死孫婢抱兒以行脫簪珥於漁舟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於水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子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

遂一翁自稱雷老。引達帝所。孫抱兒拜且哭。帝亦哭。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煒後拜水軍左衛指揮使。偕孫至太平。奉鄧骸骨為雲刻像。合葬上元縣。

呂氏曰。深非孫氏出也。亂離之際。忍九死以全孤。卒收夫與嫡而合葬焉。士女淑媛。不在貴賤間矣。身忠臣。妻節婦。妾賢人。孰謂花將軍死哉。

婢子之道

婢也賤。何以錄。錄賢也。論勢分則大夫士庶人妻不相齒。論道義則溝壑餓莩可與堯舜共一堂。何言貴賤哉。

會稽翟素。士族之女也。聘而未嫁。賊至。欲犯之。臨以

刃不從其房婢名青者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文欲犯青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既見殺我生何為遂罵賊賊怒復殺之

呂氏曰青之代素忠也不受辱貞也忠貞兩字士君子且難婢女乎

南昌府學教授李安民校字